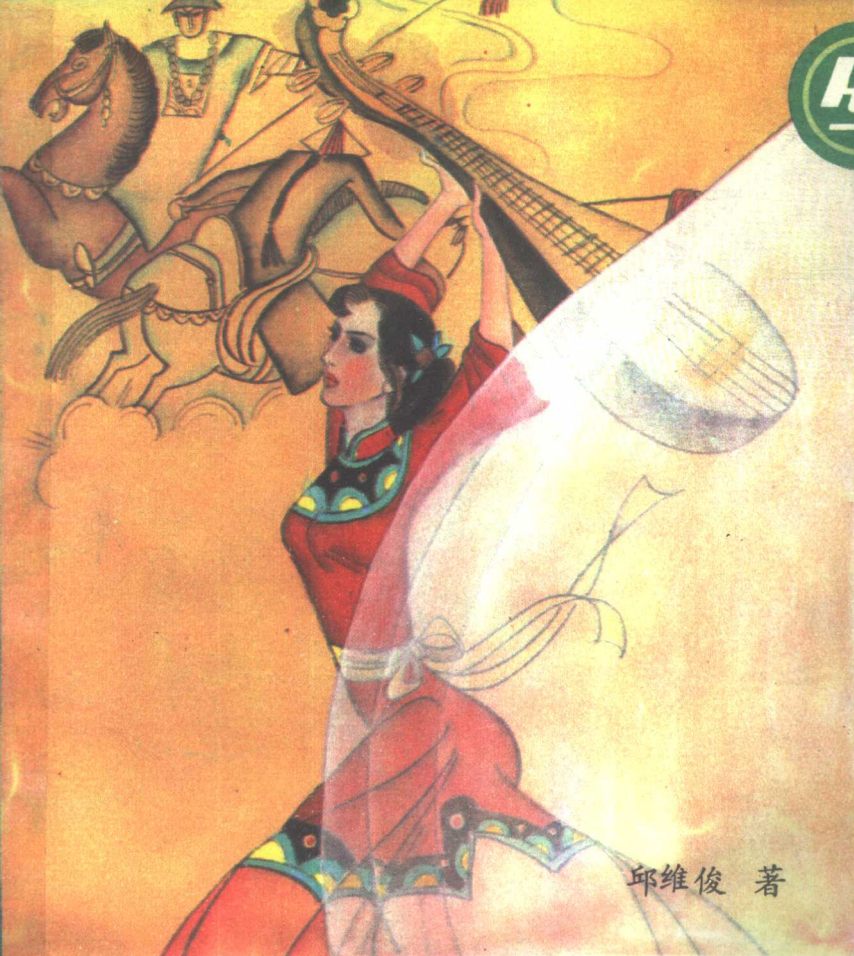




邱维俊 著

乱世风流情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乱世风流情



2 037 5852 1

邱维俊 著

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王皎 松樟

封面设计：张延宁

乱世风流情

Luanshi Fengliuqing

邱维俊 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 出版

(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 42 号)

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·印张 7 插页 2·字数 140,000

1988年10月第1版

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 18,075

ISBN 7-5317-0154-5/I·155

定价：2.10元

内 容 简 介

这部长篇小说的主人公，是明末清初的绝代佳人陈圆圆。她出身于平民，自幼父母双亡，为生活所迫，当过昆剧演员，也当过妓女。因她貌压群芳，成为王孙公子和纨绔子弟涉猎的对象，几次被抢、被霸占，都在好人的协助下脱险，又被卖进皇宫。因是妓女，被皇帝放了出来，最后嫁给了吴三桂。在明末的改朝换代中，她本想亲赴山海关帮助李自成招抚吴三桂，因受坏人干扰而未如愿。跟红娘子结成姊妹，被保护起来，才免遭蹂躏。尽管吴三桂很爱她，她却看透了吴三桂的内心世界，遁入空门，当了尼姑，古卷青灯伴终生。

荐
贈
圓
圓

崇禎十二年(公元1639年)

新秋的一天，中午时分，昆山
县衙门里出来一行差役人等，
有的抬着食盒，有的提着酒壶，

向左接连拐了两个弯，沿着一条狭窄的用青砖铺成芦席花紋的街道，直向玉峰山走去。稍后，知县杨永言笑容可掬地陪同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人，踱着方步缓缓登山。今天杨永言身上穿的是便服，头戴儒巾，好在是在陪客，走在街上即使被百姓认出是县官大老爷，也无伤大雅，不会有损威颜。这个书生模样的客人就是当时名噪文坛的诗人，名叫吴伟业，字骏公，号梅村，在京都供职，官居中允大夫。他虽然是个四品京官，奈何厌于官场应酬和宦海沉浮，就以奉养老母为理由，向崇禎皇帝请了长假，回到家乡太仓城东的梅村，杜门谢客，诗书自娱，平平静静地吃了一 year 太平饭。转眼假期已滿，只好拜别老母，备得船只由水路北上返任。官船经过昆山的时

候，吴伟业泊舟登岸，往县衙告别好友杨永言，却被杨永言留住，邀请到玉峰山翠微阁设宴饯行。

二人进了宴厅，寒暄入席，举杯交觥，醇酒沾唇。杨永言为了助兴饶有兴趣说：“今日为仁兄送行，除尽情欢醉相别外，当请人演唱才是。”

“不必不必！”吴伟业摇手制止说：“贤弟如此盛情厚待，愚兄已经很觉过意不去，岂能再劳你破费去传唤歌伎！”

“仁兄，小弟用不着花钱，即可将唱曲的姑娘叫来。”杨永言解释道，“小弟内府收养一个民家孤女，叫邢晚芬。她不仅长得容貌出众，而且又天生一副珠圆玉润的嗓子，学得好多昆曲。衙内每有宴会，小弟时常命她侑酒助兴。仁兄若有雅兴，小弟立刻派人唤她前来演唱。并非夸口于前，仁兄若是听了她的水磨腔，足可消魂。”

吴伟业似信非信地颌首道：“既有如此声色，愚兄倒要领受一番。”

杨永言便命差役速去传唤邢姑娘上山唱曲。

不一刻，从山路的曲幽之处，一顶青幔小轿直朝翠微阁抬送过来，很快停放在月洞形的院门口。轿夫挑起帘幔，邢晚芬躬身出轿，跟在几个乐师后面，粉颈低垂，莲步轻移，进得阁内。

吴伟业坐在首席，面孔朝外，对走过来的邢晚芬略为一瞥，顿时暗吃一惊：只见她生得身材纤秣适度，乌黑的浓发梳个倭堕髻，头上没有插金戴银，一支嫩绿的压发玉簪旁，斜插着一朵秋菊蓓蕾，点明了姑娘质朴的禀性。姑娘那带有少女纯真的脸蛋上，没有丝毫脂粉气息，脸色却宛似初绽的桃

花，芳菲动人。樱桃小口的左唇上端，生得一颗十分逗人喜爱的美人痣。一双秋水般明澈的眼睛，露涩含羞，目光庄凝地端视脚下。吴伟业万万没有想到，这个玉峰姑娘竟似天上仙女般美丽，艳光灼灼，风韵楚楚，看得真有点神魂颠倒，差一点把自己当成梦游天台的刘郎。

“邢姑娘，过来见过吴老爷。”杨永言朝吴伟业一指说。

邢婉芬走前三步，怯生生地向吴伟业施了个万福。

“不必拘礼，还是听姑娘唱曲要紧。”吴伟业此时丝毫没有官架子，非常随和地指着下手一张木椅说，“姑娘，请坐。”

邢婉芬退立一旁，并不就坐。

“仁兄爱听散曲，还是爱听剧曲？”杨永言笑问道。

“凡是姑娘擅唱的，我都爱听。”吴伟业一时不知点唱什么才好，含笑说道。

“邢姑娘，那你就先自弹唱一曲宋人的词牌，让吴老爷欣赏欣赏你的才艺。”杨永言吩咐道。

邢婉芬从乐师手里取过琵琶，褪去锦套，再将木椅往后挪一挪，坐定身躯后，舒展葱嫩般的手指，叮叮咚咚调准弦音，轻声说：“请听一曲小令《清平乐》。”随着悦耳的琵琶声，丹唇微微启动，歌喉清脆地唱道：

红笺小字，

说尽平生意。

鸿雁在云鱼在水，

惆怅片情难寄。

斜阳独倚西楼，
遥山恰对帘钩。
人面不知何处，
绿波依旧东流。

一曲终了弦音戛然收住，而从邢婉芬嘴里吐出来的似丝余音，犹然萦绕不绝。

“果然妙不可言！缠绵玉音，令人惬意。”吴伟业拍着手掌，连声赞扬说，“想不到贤弟觅得如此姝丽，正是艳福不浅！”

“仁兄，请勿误解。”杨永言望着吴伟业一脸的羡慕神色，赶紧说明：“邢姑娘人固然聪慧颖秀，命却十分凄苦，确是个红颜薄命的佳丽！”

这时手下人送来一大盘火红色的阳澄湖大闸蟹，放在宴席正中，打断了杨永言的话。他挑选了一只肥大的雌蟹，送给吴伟业面前，转换话题说：“请仁兄尝个新鲜。人道蟹系‘九雌十雄’，现在正好是新秋九月，这雌蟹已长得肥满，吃口最好了。持蟹赏菊，应时佳味。小弟与仁兄登高品蟹，自创新趣，也是一兴。”

吴伟业也不谦让，掰开蟹斗，蘸着姜丝酱醋等调料，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。

乐师们在一旁击鼓拍板，吹笛弹琴，一阵清亮悠扬的引子响过，邢婉芬站起身来，轻舒长袖，微摆裙裾，连唱带演了《西厢记》中崔莺莺唱的一折《听琴》〔混江龙〕，

落红成阵，
风飘万点正愁人。
池塘晓梦，
阑槛辞春，
蝶粉轻沾飞絮雪，
燕泥香惹落花尘，
系春心情短柳丝长，
隔花阴人远天涯近。
香消了六朝金粉，
清减了三楚精神。

一曲终了，听得吴伟业如痴似醉。拿在手里的湖蟹，只吃了一口，只顾凝神注视着邢晚芬那张樱桃口里吐珠哺玉，曲尽当年情绪，又情不自禁地赞叹着说：“邢姑娘清韵雅音，真叫人神魂骀荡！”

“吴老爷忒过奖了！”邢晚芬坐回椅内，不好意思地绯红着两颊说。

“姑娘，你今年芳龄多少？”吴伟业忽问。

“初度二八。”邢晚芬嫣然一笑说。

“一十六岁，正值妙龄。”吴伟业颌首微笑说，继而又问，“姑娘从何时开始习唱昆曲？”

邢晚芬摇摇头，默不作答。

杨永言插嘴说：“邢姑娘是无师自通。她近几年来，留居县衙内府，听到过一些班社地演唱，她便暗自学唱，领悟敏捷，学会了不少曲子。”

“如此成就，真不简单！”吴伟业兴奋地称赞道：“邢姑娘清歌妙发，胜若莺啼鹂啭，这样好的喉咙，我还是生平第一次幸聆。”

邢婉芬的脸蛋涨得更加绯红，两颊呈现出两团圆圆的可爱异常的胭脂晕彩，望去更显得美貌出众，叫人销魂荡魄。吴伟业情态毕露道：“邢姑娘，为了不忘这次幸聆雅音，我想给你起个名字。你声色双佳，无可匹敌，就名为圆圆如何？”

“邢姑娘歌声圆润，听者圆满，正是个好名字！”杨永言拍着沾满蟹腥的手，抢先鼓掌叫好，“今后就叫你圆圆姑娘，或者，叫你邢圆圆！”

“我不姓邢，本姓陈。”邢婉芬莞尔一笑，轻声说：“父母过世后，我跟姑母邢陈氏生活，后来从了姑父的姓，成了邢家养女。”

“那就叫你陈圆圆！”吴伟业爽朗地大笑说。

邢婉芬突然眼眶一酸，泪珠象断线珍珠滚了出来。吴伟业吃了一惊，忙问：“姑娘为何落泪？”

杨永言猜知邢婉芬的心事，准是触动了她的不幸身世，触及悲哀，慨然垂泪。

事实正是如此。邢婉芬唱了两只曲子，受到吴伟业连声称赞，心情有些激动。但是，当一触及她的身世，她禁不住要悲伤哭泣了。姑娘的父母是毗陵（常州）金牛里（奔牛镇）人氏。陈姓是镇上的大族，她父亲叫陈玉书，在族里的玉字辈中，他排行最小，成天挑着一副担子，靠收换废铜烂铁破布头谋生度日，人们都叫他“换糖阿小”。天启元年（1621

年)，常州一带洪水为患，奔牛镇周围也一片汪洋。换糖阿小带着妻子何巧姑逃荒到昆山，投奔胞姐邢陈氏。邢陈氏住在昆山丽泽门（小西门）外的盆渚村上，家里摆个缝纫摊，靠女红度日。她丈夫邢阿三在苏州当“饭头”——烧饭厨师，一年到头很少回家。换糖阿小投亲到盆渚村后，发现这个廓外小村紧傍城脚，背枕由苏州流贯太仓的娄江，水陆交通发达，过往行人众多，相当热闹。他就在村口一个荷塘旁边，搭起了两间茅屋，高挑杏帘，开起一片小酒店谋生。

三年以后，何巧姑坐月子，养下了一个小姑娘。据说姑娘出生这天，酒店对面的荷塘里，有株枯莲复活，突然萌放出一朵并蒂莲花，开得艳妍动人。村上人发现后，一下轰传开来，引得城里许多人前来观看，纷纷示为异兆。恰巧忽又从附近的荒坟丛中惊飞起一只锦羽斑斓的雉鸡，落到小酒店茅屋脊上长啼三声。这时产房里也传出了孩子的哇哇啼哭。后来，这姑娘便被村上人谑称为“野鸡”。

“野鸡”长到五岁，父母才正式给她起名晚芬。谁知就在这一年，双亲竟相继得病亡故，弃下了这个无倚无靠的小姑娘。好心的姑母邢陈氏将她收养下来，姑侄俩相处得很好，情同母女。晚芬自小就生得姿容妍秀，文静敏慧，稍长后，她跟姑母学会一手好针线、裁剪缝纫，刺绣描红，件件皆能，成为一个技艺精巧的女缝工。顾客登门都呼她为邢家小裁缝。

一天，知县杨永言慕邢家小裁缝的名，请到府上做衣裳。邢晚芬不敢怠慢，认真而又卖力的给杨知县一家做了几套衣服，各人试穿着，无不合身，而且针脚又好。夫人和小姐对

邢晚芬深有好感，相召动问后，杨夫人对这个伶俐弱女产生了垂怜之情，对杨永言说：“就让晚芬姑娘留在府内，跟我们母女作个伴吧。”另外，杨永言又征得邢陈氏同意，让她侄女相陪小姐一起，传习女红和伴读诗文，每月工银从优，绝不当成婢女使唤。一年后，邢陈氏患痧症暴卒，邢晚芬就此长留在知县府内。平时，她除了教小姐针线活外，还跟随小姐读了许多诗词，增长不少知识，居然也会填词作诗。

当时，昆山盛行唱昆曲，不少官家内眷，也都爱唱上几句，以示高雅风流。杨永言公暇之际，或有宴庆，经常邀请一些班社到府内拍曲打唱。杨夫人常常带着小姐和邢晚芬，悄坐屏风后听曲，有时竟也在闺楼学唱自娱。邢晚芬一唱开就受到杨永言赏识器重，将她引见给衙内的“阳和社”，经人点拨指教，她艺技大进。后来，杨知县每逢宴席，总要请邢晚芬君临氍毹，唱上几曲。这次为了送别吴伟业，杨永言又请出邢晚芬唱曲助兴。

杨永言和吴伟业虽都师事张溥，但平时很少交往。适巧在崇祯六年（1663年），以张溥和张采为首，邀集上千儒林士子群集苏州虎丘，召开复社成立大会。杨永言在会上结识了吴伟业，二人一见如故，遂订立金兰之交。此番吴伟业返任北上，在翠微阁饯饮时，竟会意外地发现杨永言身边留养着好一个天香国色、声色双佳的绝代美人。吴伟业尽管已是进入而立之年的儒者，竟也会一见倾心，钟情于怀。杨永言当场就觉察出吴伟业对邢晚芬的渴爱之情，心中拿定主意，为了缔结深交，就借着酒兴，直言引荐，要把圆圆送给他随身听唱。

吴伟业高兴得差一点发狂，却还故作姿态说：“不知圆圆肯否乐意相从？”

邢岫芬心里一跳，垂头无语，做梦也没想到杨永言会突然出此主意，将她当作礼物赠送给吴伟业。当然，象她这样一个孤苦伶仃、举目无亲而又寄人篱下的弱女，尽管没有卖身为奴婢，实际上过的生活比丫头使女好不了多少。只要收养她的主人一句话，需要她干什么，她是无法违拗的。她根本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，虽然已经十六岁了，有时是会考虑到终身大事，并也意识到迟早要离开杨知县一家的。但今天的事太突然了，是她始终未曾料到的，这使她感到惊愕，心慌得方寸已乱，不知该怎样应付才好。

“岫芬姑娘，吴老爷在京为官，而且诗才横溢，名播海内，他的人品与学问，也早已为人们所敬重。本县将你荐托给他，正好比凤栖高梧，燕归暖巢，决不会辱没你的来日。”杨永言恐怕邢岫芬拒绝，缓言相劝说。

邢岫芬终于抬起头来，流着泪嗫嚅地说：“我本是个失去亲人的孤女，荷蒙杨老爷一家垂怜，将我留养在府上，视如亲生女儿一样。此恩此德，我是永远感激不忘，并也愿意结草衔环相报。现在杨老爷将我荐赠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她已泣不成声，抖抖地哭允，“我……我唯命是从！”

吴伟业听见邢岫芬表示同意，顿时心花怒放，喜孜孜地说：“那就请姑娘速去收拾，与我同舟进京。”

杨永言一锤定音，将邢岫芬介绍给了吴伟业，尽管话里没有挑明，要她去作婢作妾，还是作私蓄歌伎。不讲清，也明摆着，象邢岫芬这样一个出身寒微的姑娘，凭仗她的姿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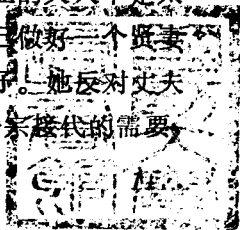
和歌喉，一旦被士大夫看中，必然逃脱不了作妾的命运，这是毫不奇怪的一件寻常事罢了。

宴会结束，众人离开翠微阁的时候，只见秋月探山，银辉泻地，谯楼上已经更鼓频传。邢婉芬乘坐的青幔小轿不再抬回县衙，将她直接送到吴伟业的官船上去。杨永言又命丫头送来一个包裹，里面都是邢婉芬衣服用物。她接过包裹时，泪水潸然而下：难道就这么匆促地离开了生活了十六个春秋的玉峰故土？

失踪吴门

吴伟业对邢畹芬一见倾心，杨永言作了春风人情，一个豆蔻年华的少女，就这么一下子跟人作了小星。吴伟业高兴得未免太早了，当他一跨到官船上，心里顿觉为难，不知如何安排邢畹芬才好。他这次进京赴任，特地备了一艘大号官船，连夫人和儿子吴曠，也一起随往。这件纳妾的事，要是夫人知道了，吵着反对，那就麻烦了。他想在船上另辟密室，藏娇于内。但是，若被家人或丫头发现，一旦告诉了夫人，那更加不得了，准会引起一场轩然大波。

在当时，尽管有“大丈夫三妻四妾不作为奇”的说法，实际上并不是人人可以这样为所欲为的。吴伟业的夫人本是太仓望族王世贞的后裔，出身名门，她除了自己做好一个贤妻良母外，也希望丈夫是个品行端庄的正人君子。她反对丈夫娶妾纳媵，寻欢作乐，除非自己不育，为了传宗接代的需要，



也未尝不可。需知吴伟业的长子吴曠也快十岁了，次子吴翌凤留在梅村，年已六龄，启蒙入塾，现在贸然收了个比他小了十五岁的姑娘为妾，夫人肯点头吗？刚才在翠微阁饯饮时，吴伟业被邢畹芬的声色所迷，一脑子的想入非非，根本没有冷静思考过。此刻跨上官船，猛悟到还有一道难以逾越的关山阻隔着，这使他有点手足无措了。盘算了一路，吴伟业终于想出一条“容后徐图”的缓兵之计，领着邢畹芬进入中舱拜见夫人，来个当面说谎，欺骗夫人道：“契弟杨永言为我觅得一个歌女，请夫人看看如何？若是满意的话，就收留下来编入家班，一起带进北京。”

吴伟业和夫人都喜爱昆曲，在太仓梅村设有家班，收了许多艺人。这次进京，还选带了一个小生，一个旦角，一个须生，二名乐师，安置在前舱。舟行途中，经常传唤到中舱演唱，打发旅途寂寞。夫人听吴伟业说罢，在灯下对邢畹芬细细一看，觉得眼前豁然开朗，仿佛见到一个从天而降的仙女，秀姿丽态，简直无法形容。禁不住脱口说：“这样的美人真是世上少见！亏得杨老爷好眼力，为我家觅得无双国色。”

吴伟业见夫人喜欢，忙接着说：“传乐师过来，让姑娘为夫人演唱。”

官船连夜沿着娄江缓缓进发，灯火通明的官舱里丝竹齐鸣，传出了邢畹芬悱恻悠扬的唱曲声：

咫尺的天南地北，
霎时间月缺花飞。
手执着饯行杯，

眼攲着别离泪。

刚道得声“保重将息”，

痛煞煞叫人舍不得。

“好去者望前程万里！”

这一段散曲〔沉醉东风〕，乃是大剧作家关汉卿所作。全词五十字，生动地描绘出送别时的难舍心情，结句以前程万里加勉，表现出对人生的积极态度。词藻出自大家之手，唱声出自姝丽之口。一板一眼，一字一音，丝丝入扣，倍为清晰动人。吴伟业和夫人听得心醉神迷。一曲终了，吴夫人鼓掌称绝，破例地要邢婉芬同寝一舱，榻枕相叙。吴伟业和吴瞿另睡隔舱。他猜知夫人已看中邢婉芬，十有八九同意留下了。只要能编入家班，今后定可徐图得手，心里欣然自安。

邢婉芬相陪过杨知县夫人和小姐，现在陪同吴夫人一起寝寤，倒也并不拘束。剪烛西窗，客船夜话，船底流水滔滔，舱内絮语悄悄，自有别具一格的旅况情趣。

夜航至翌晨，已抵苏州阊门。

吴伟业早就起身，命水手将官船停靠在吊桥码头。盥洗完毕，用过早膳，他又吩咐备轿进城，要拜客会友，逐一告辞，少不得又要耽搁一天，到晚上继续夜航。

官船闲泊在码头时，邢婉芬忽然想起她的姑父邢阿三，这是她唯一的亲人了。邢阿三常年在苏州谋生，一年到头很少有空闲回到昆山，接触不多，印象不深。虽然如此，邢阿三还是相当欢喜这个内侄女的，以前曾多次叫邢陈氏带领婉芬到苏州小住。婉芬还隐约记得，那个地方叫桃花坞，住房旁